

Mimmo Paladino

22.04.2026

30.05.2026

MASSIMODECARLO荣幸宣布，帕拉迪诺大师首次在卡萨·科尔贝利尼-瓦塞曼空间举办个展。

黑色人形映衬于明亮的背景之上，符号从远处而来——从伊特鲁里亚，从坎帕尼亚民间传说，从一个同时属于个人与集体的地中海想象世界——并抵达当下。帕拉迪诺的语言并非怀旧意义上的古拙，而是原初意义上的古拙：古老，因为它是最初的；本质，因为它是必要的。

展览如同一部视觉乐谱展开。帕拉迪诺谈及一部由碎片构成的音乐作品，谈及时刻之间、材料与表面之间、构想与改变它的偶然之间的过渡。他谈及自己的创作过程时说道：“第二天永远是一个惊喜”——而在这惊喜之中，不在最初的意图，而在进行中所发生的一切，才显露出作品最真实的意义。对帕拉迪诺而言，意外不是需要纠正的错误，而是需要遵循的指引。展览在其自身的色彩结构中折射出这一点：从柔和、低沉的色调到饱和，直至金箔的光芒——宛如一支管弦乐团，先逐一引入各件乐器，再令它们合奏。

画廊的空间——以建筑为标记，具有重要的物质性与触觉品质——对帕拉迪诺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容器。展览按房间逐一构思，与光线及空间的物质性形成对话：重要的不是将作品置入空间，而是让某种东西在两者之间诞生。这是帕拉迪诺深谙的原则。1995年，他以《盐山》占据那不勒斯的市民广场——一个三十米直径的海盐锥体，黑色木马如战场遗骸般沉入其中——将这座城市最鲜活的场所之一变为某种古老而陌生的存在。四年后，在伦敦圆屋剧场的地下室，他将陶土《沉睡者》的形象横陈于幽暗之中，沐浴在布莱恩·伊诺为此特别创作的音乐之内。在这两个案例中，建筑都是一个对话者。

展览将同样的感受力带入厅室之中，作品仿佛栖居于卡萨·科尔贝利尼-瓦塞曼。一张陈设着雕塑的桌子——三十三件创作于1993年至2009年间的青铜与铁质小型雕塑——如村落、森林、星座般占据空间。有些作品较早，有些较近，但在它们共同构成的整体之中，年代顺序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密度：每一件形体都承载着自己的故事，同时参与一个共同的叙事。

在工作室中，献给文学巨匠的图像——从乔伊斯到塞利纳，从博尔赫斯到卡尔维诺、卡夫卡与斯韦沃——陪伴着那些作者的原著书籍，帕拉迪诺在书页上以人形、素描和秘密符号介入其中。文学成

为一片田野，图像在其上斜行，不追随情节——某种被文字所激发、却无需文字方能存活之物，一种视觉思维，需要书写的词语才能诞生，却不需要它来延续。

帕拉迪诺取用某种古老之物——一个符号、一种形式、一种材料——并将其还给当下，仿佛它刚刚诞生。桌上的雕塑、庄严的面孔、推进至金色的光芒：这场展览的每一个元素都生存于那片悬浮的领域——介于已然存在与尚未到来之间。帕拉迪诺始终栖居于那片领域，穿越绘画、雕塑、版画、摄影与电影，从未停驻于单一的语言之上。他的材料是暂时的领地，在那里，神圣与日常、记忆与发明相互交织，却不消解。在他手中，时间不是流逝，而是转化。

此次卡萨·科尔贝利尼-瓦塞曼的展览先于即将举行的机构项目——米兰奇泰利奥宫将于5月16日起举办一场专门呈现帕拉迪诺创作的展览。

Mimmo Paladino

米莫·帕拉迪诺（1948年生于帕杜利）在七十年代上半叶初登艺术舞台，以开放多元媒介的方式为特征，初期聚焦于摄影、素描与装置。除绘画、雕塑、版画、舞台设计外，他还曾执导长片电影，并与重要设计师及建筑师展开合作。

帕拉迪诺在将塑造南意大利的寓言与多元艺术语言相连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兼收并蓄的先锋方式。七十年代，他挑战先锋艺术体系，通过跨学科实践拓展艺术表达的可能性。他是批评家阿基莱·博尼托·奥利瓦所阐释的“超前卫”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与桑德罗·基亚、弗朗切斯科·克莱蒙特、恩佐·库奇和尼古拉·德·玛利亚并列。八十年代，帕拉迪诺获得国际认可，在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等国际博物馆和活动中展出。

此后数十年间，帕拉迪诺持续探索，介入城市空间，创作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装置。他在北京、佛罗伦萨美景堡及其他欧美城市的展览，连同那不勒斯的《盐山》与贝内文托省索洛帕卡的《水萨满》等公共装置，展现了其作品与艺术语言的宏大格局。

帕拉迪诺的作品收藏于重要公共机构，包括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与现代艺术博物馆、伦敦泰特美术馆、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柏林国家美术馆、维也纳阿尔贝蒂娜博物馆、巴塞尔美术馆、巴黎蓬皮杜中心、堪培拉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多伦多安大略美术馆及东京世田谷美术馆。